

古文辭類纂

上卷六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

蓋塢先生云柳

慶仕終于宇文。又不爲侍中。周書本傳可考。封濟陰公。見柳集。

隋書本傳不載。曾伯祖爽。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

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

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

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

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

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

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

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

拜禮部員外郎。選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  
永州司馬。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  
博。無涯涘。一自肆于山水間。元和申嘗例召至京師。又偕  
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  
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  
子本相侷。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  
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  
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  
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  
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  
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  
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

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  
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  
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  
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窮  
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  
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  
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  
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  
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  
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  
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  
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  
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

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元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畱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郃。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

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

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僚臣所護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

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載邕管奏君

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

敢平面視蓋鳩先生云此言署能使諸曹嚴畏不敢平視

簡論品秩云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採

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又李昌之

與河南尹論復故事有云司錄入院諸官下堂上序立司

錄揖然後坐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下西

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觀此是司錄之駕于諸曹也又宋孝

武起兵討元兇時以顏竣領錄事兼綜內外是州府重任

在錄事由其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歎捐起趨去無敢闌

來久矣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

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

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

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

不誅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列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銀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譴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雷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尉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于京師聞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

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日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  
監昔請銘于右庶子韓愈愈剛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  
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受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顏顏以世  
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君墓誌銘

此文已開王荆公誌銘文法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  
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  
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  
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  
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  
舍人旣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

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于國家  
可也日日語人丞相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  
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  
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  
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  
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像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  
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于庫米餘于廩朝廷選公卿于外  
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辭尙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  
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  
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  
側公之爲拾遺退朝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  
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  
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

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詰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  
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  
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  
所宜閑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  
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  
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元暕比部員外郎  
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  
使贈工部尙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  
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  
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尙  
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

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  
萬世之藏

韓退之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  
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主皇考諱叔向官  
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于大厯初名能爲詩  
文及公爲文亦最長于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  
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利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  
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  
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  
公尙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于江東尙  
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  
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  
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  
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  
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  
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畱守東都後佐畱守  
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畱自始及終於公無  
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竅易險賢  
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利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  
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于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  
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  
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夔江撫四州刺史  
羣以處士微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  
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

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  
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日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  
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于今四十年始以師事公  
而終以日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  
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緝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  
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  
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昌黎蓋鄙張之請故沒其名噎暗以爲生蓋卽謂之耶

范陽帥張宏靖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  
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跡中御史選詔卽以爲

御史其府惜不敢畱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延  
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  
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  
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  
辱輒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  
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士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  
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  
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餘人非詳者  
黨也恐其以  
言動不如遷之別館卽與眾出君君罵眾曰汝何敢反  
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于軍中同惡者父母  
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  
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  
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

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郵使諱于其帥馬僕射爲之選于  
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  
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  
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  
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  
卽自視衣襦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筯進養之禁其家無  
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  
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  
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  
聞封尉某之女于余爲叔父孫女君嘗從予學選于諸生  
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

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爲生子獨割也

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  
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闡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  
之咀也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澹宕多奇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侖隨人後舉選見功  
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  
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營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  
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卽位  
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  
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由第益困久之聞金吾  
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憐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  
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旣節度昭義

軍張甚奴視法度士微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  
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  
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  
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  
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  
入閩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邵吏部郎中張惟  
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  
九月疾病與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  
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微右  
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  
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  
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德曰吾以黜爾窮一女憐之  
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